

文学观念的新变

WENXUE GUANNIANDE XINBIAN

白 烨 著

文艺新潮丛书 20

责任编辑 蒋秀英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邬琼

文艺新潮丛书②

文学观念的新变

白 烨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110千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

统一书号: 10429·076 定价: 1.15 元

ISBN 7-5610-0139-8/I·37

编者的话

随着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我国文学艺术领域新潮翻涌，不仅创作方面气象万千，文艺研究方面的探索与变革，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牵动了许多人的心。不少文艺工作者解放思想、锐意求新，有的用信息论来研究文艺创作的过程和规律，有的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人物性格，有的用控制论的观点来探讨演员们的表演艺术，还有的用比较的方法、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文艺作品和人物形象等等。尽管有些文章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稚嫩之处，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那种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新颖的阐述，的确是突破了传统的文艺批评的模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引起了大家对文艺批评问题的认真思考。

历史发展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没有探索就不能前进，没有变革就不能发展。当然，这种探索与变革必须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合乎规律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为了促进文艺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变革，使更多的人真正了解这

个变革所涉及到的有关知识，从而推动文艺理论研究工作的新发展，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我们编辑出版了《文艺新潮》丛书。

这套丛书自一九八六年至今相继出版的有《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艺控制论初探》、《系统与文学》、《文学典型研究的新发展》、《艺术直觉研究》、《文艺心理探索》、《精神分析学述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论》、《现代派文学在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小史》、《新时期的乡土文学》、《朦胧诗纵横谈》、《特定时期的大墙文学》、《市井风情录——小巷文学》、《东方意识流文学》等若干种。

为了便于阅读，这套丛书在写法上力求通俗易懂、简短明了，将学术性探索与知识性介绍相结合，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每本字数均不超过十五万字。

希望这套丛书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腾飞的岁月里，能对献身于祖国文学艺术事业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目 录

- 一 文学观念演变的宏观描述 (1)
- (一) 观念在文学活动中的意义 (2)
- (二) 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 (6)
- (三) 观念演变的总体特征 (13)
- 二 观念与文学创作的拓进 (上)
- “人学”意识的觉醒 (21)
- (一) 超出传统的社会观看人、写人 (23)
- (二) 注重描写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常态之外的
 精神现象 (29)
- (三) 透过个体活动深刻揭示群体社会
 心理氛围 (37)
- (四) 着意探寻影响人之心性的传统文化底蕴 (43)
- 三 观念与文学创作的拓进 (下)
- “文学”意识的凸现 (49)
- (一) 在对生活的整体把握中扩大艺术视野和
 表现空间 (52)
- (二) 寻求表现生活浑象和内在律动的
 结构方式 (60)
- (三) 选取独特的视角, 叙述方式更加多样 (68)

(四) 进行文学语言的各种变异, 语体和语态更 加生动活泼·····	(75)
四 观念与理论探索的深化 ·····	(87)
(一) 本质论——客体反映·主体表现·····	(88)
(二) 特征论——形象·情感·象征·····	(93)
(三) 功用论——认识·审美·娱乐·····	(99)
(四) 创作方法论——现实主义·方法多元化·····	(104)
五 观念与批评、鉴赏的发展·····	(111)
(一) 批评主体意识的强化 ·····	(114)
(二) 多样化批评的出现 ·····	(121)
(三) 文学接受理论的新建设 ·····	(130)
(四) 对于读者反应的认识 ·····	(135)
后 记·····	(143)

一 文学观念演变的宏观描述

近些年来，新时期文学的各类样式都在各自的“涅槃”中再生与嬗变，使人常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感。对于这种景象，有人称之为“群莺乱飞”，有人称之为“乱箭齐放”，有人称之为“乱花迷眼”。总之，众口说“乱”，不一而足，极言文坛的活泼不羁与云谲波诡。

一位资深评论家把当前文学界的活跃景象简练地概括为四个字，这就是“多变、变多”（阎纲语），这是十分恰切的。因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显然是：各式各样的作品绘描着各式各样的生活，各式各样的形式负载着各式各样的意蕴，成名作家在不断地更新自我，文坛新人一露面就别树一帜，此人与彼人的风貌迥不相同，一个人的前后创作也往往大异其趣。文学的理论批评领域也在联系新现实、研探新问题中走向开放与跃进。这就不仅使人们想用一种笼统的概念来概括整个文学形势的愿望难以实现，而且要用一种单一不变的眼光看待某一个文学工作者也十分困

难。

“多变”是“变多”的前奏，“变多”是“多变”的结果。它的最显见的作用是改变了当代文学一个时期以来的“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凋敝景况，打破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一统局面，使文坛渐次走出公式化、教条化、僵滞化和单一化，而变为涌动着无限生力和活力的张力场。

（一）观念在文学活动中的意义

文坛在新时期的这种剧变中，最主要的变异是什么？促动这种变异的内因又是什么？人们在思考中的共同回答是：文学观念。

文学观念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文学艺术的一种理性认识和根本看法。一般来说，文学观念有大小之区分。大的文学观念，回答的是文学的性质、特征和功用等总体性的问题。小的文学观念，则是对文学中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门类以及治史、批评、鉴赏等方面的具体特性的理解和认识。因为文学既是一种共同性的精神活动，又是一种个体性的精神活动，而从事文学活动的人们又都有着角度、视野和范围各自不同的实践和感受，人们无论是对于文学总体性

问题的认识，还是对于文学的个体性、具体性问题的理解，其看法都必然是在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上表现出一定的交叉性和歧异性。所以，真正繁荣的文学是没有统一的文学观念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学观念的形态没有基本流向和不可捉摸，只要我们对纷繁而流动的文学现象加以认真地梳理和仔细的考析，仍可在一定的文学发展找出文学观念演进的大致轨迹。

文学观念在文学实践中生成和丰富，反过来又指导和影响文学实践的律动和发展，它是一切文学活动具有重要作用的深层结构和内在因子。没有一定的思想，便没有一定的行动，在依赖于心灵的活跃与多变的文学活动中，尤其是这样。因此，从一定的文学现象中总能发见一定的文学观念，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现象。而且，当文学观念开始停滞不前时，文学的发展也势必出现萧条景象，而文学的萧条反过来又会加固观念的封闭。这种相互作用的现象，进一步向人们证明了文学观念与文学活动之间十分密切的内在缘结。正是从这样一点出发，我们重视近年来文学观念方面出现的可喜的松动，重视鳧趋雀跃的文学现象对这种文学观念新变的不断推进，并把它看作是文学走向更大繁荣的先声和前兆。

因为一定的文学及其实践，总要立足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生活，所以文学的活动与观念总与一定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密切相关。我们过去对于文学的看法，主要以“再现论”为基准，就与当时在整个理论活动中强调“反映论”、忽视“主体论”和“价值论”不无关系，而有时又带着强烈的政治性色彩，也是当时的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的一个具体反映。同样，今天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异，从直接的原因上看，是文学事业日益深入发展和不断繁盛所带来和造成的，但从更为深沉的原因上看，也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发生了空前变异的一个间接成果。我们当代中国大起大落、持续动荡的历史，大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积累，扩展了人们的情感体验，人们对社会、对人，对过去、对未来等的思考，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这些都势必给文学的观念以一定的影响。但是，必须看到的另一方面是，文学作为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比社会的其它意识形态更能激发、调动和表现人的主体精神及其创造能力，从而比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更具能动性和某种超前性，并给其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生活施予自己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观念又有可能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体系中最为灵动和活跃的一部分，而其重

要性，也不只局限于文学活动一方面。

人们对于文学观念的谈论在1986年最为集中和热烈，因此，有人把它归结为1985年的文学研究中的“新方法论”的讨论的结果。这种理解是并不全面的。文学观念的反思及其变动并不是别的东西偶然引发的，它是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现和克服原有局限的内部运动的结果，并且是以散点突破的方式不间断地进行的一种静悄悄的“革命”。但是，看到这种文学观念上的“革命”与文学方法论上的“变革”关系，却是必要的。文学“方法论”的讨论，确实也加深和加速了文学观念的演变。人们从现代科学方法的观照、分析和运用中，更加明显地看到了我们文学方法的单一，以及相应的文学观念的封闭，由更为开放和更为宏阔的参照系统中检视和反省自己，从而使文学走出已有的思维定势，进一步走向自身、回归本体。方法同观念从来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本身，就是系统科学文学观的体现，它的出现的本身就是对我们多年来把文学作为一种分散的、无序的、静态的现象进行切割式研究的不满与反拨。它在把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对待的方式和方法里，实践的也正是一种整体性和综合化的文学观。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应当说，新方法论的引进与文学

观念的演化，是互为因果、互为作用的，甚至可以说，至今余波未息的文学“新方法论”的讨论，在根本上也是文学观念本身寻求更大突破的一种变相方式和形式。

文学观念的历时性和流动性，决定了它向前跃进的必然性。这种发展是一种扬弃的过程、积累的过程，因此，与其说它的演变是对以前认识的否定，不如说是对以前认识的拓展。新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也正是这样一种情形。它首先是对已有文学认识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补充与深化，其次是多种文学看法的并存、互补，及其在相互渗透、相互撞击中共同进取，从而以个性的繁荣构成整体的昌盛。

自然，对于新时期这种多元并峙的文学观念体系及其相应的文学现象，人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照、去把握、去总结，而且不同的角度都会得出不无意义的看法和结论来。然而，我更愿意选取文学本体论的角度，来考察近年来文学观念的流变。我以为，这不仅符合就文学谈文学的逻辑方法，而且也切合文学观念变化的客观走向。

（二）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

人们在文学观念问题上的变化，不是一蹴而

就的，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同它的旧有认识的形成也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一样。总体来看，新时期中人们对于文学问题的认识，先是进行拨乱反正，尔后进入由现象到观念、由感性到理性的变革过程。它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后的1976年10月至1979年初。

这一时期里，由于“四人帮”一伙及其十年浩劫造成了种种损伤和积难，文艺工作自然就把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反动文艺路线及其余毒摆在了第一位，这是文艺复兴的首要前提。人们通过对“四人帮”一伙炮制“阴谋文艺”、扼杀和禁锢优秀作品的罪行的批判，把被他们颠倒了文艺是非逐一颠倒了过来。一大批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获得了平反，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鲜花”又重新得到开放，新的文艺队伍又组织了起来。广大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在坚决推倒“四人帮”之流祸乱文艺界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对被他们诬为“黑八论”的文艺观点进行了认真地澄清，并对创作中的“伤痕文学”的新倾向进行了及时地论评与积极地扶持，提出了恢复“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的口号。此间先后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和周恩来同志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

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引发了有关艺术中的形象思维问题、文学中的艺术民主问题 和 人性、人情问题的初步讨论。从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和文学实践来看，主要的任务还在于端正政治思想路线，落实党的文艺政策和恢复文学的正常工作，把文艺由“瞒”和“骗”的邪路拉回真诚地面对社会和人生的正路等方面。人们在文学问题的看法上，也只是剔除寄生在文艺肌体上的一个个反动思想的毒瘤，擦去“四人帮”十年来所涂抹的种种污垢，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原有的认识水平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工作以政治性的任务为主，也是为当时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所限定的。

第二个阶段，是1979年初至1984年底。

1979年1月，上海《戏剧艺术》发表了陈恭敏的《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文章，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同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的评论员文章，更加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多年来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流行看法。这样两篇事关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文学工作者对于文学传统理论进行认真反思的开始。由此至1979年底，文艺界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认真的探究和热烈的争鸣，并把讨论由

“文艺是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问题，扩展到如何认识“从属说”、“服务说”，以及这些提法的理论基础、历史局限等方面。同志们普遍认识到，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对扩大马列主义的阶级论的宣传，增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革命精神，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艺的发展，这一概念本来的不科学就暴露出更为明显的缺陷。它既多方面地束缚了文艺的生产力，又容易引起种种不适当的行政干涉，而且它把社会的丰富生活与文艺的多样功用，都一概压缩、简化成“政治”，把文艺降为“政治”的附庸，忽视了文艺本身的特性，使文学道路日见狭隘。这一讨论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导致了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正式提出“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邓小平文选》第220页），以及《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社论传达的党中央决定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文艺工作的总口号的一系列重大改变。这一根本提法的变更，也引起了其它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相应变化。比如，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多数同志认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已明显不妥，应以更为科学的提法取而代之；不少同志还指出，过去过分注意文艺作

品的政治性效果，常常把政治家的意见凌架于一切意见之上，以及对某些政治性淡薄或不带政治性但对人民有益的一类作品的否定性评价等，对创作和评论都起了一些消极性的影响，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文艺的独特作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些问题也应重新认识并予以解决。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这次讨论，使广大文艺工作者突破了唯政治是从的旧的思维框式，开始广阔地思考有关文学的问题，促成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一次较大松动：由把文学看成一种政治性现象扩展为看作一种社会性现象，挣脱了桎梏文学的第一个紧箍咒。与此相适应，在小说创作上，“伤痕文学”向“反思文学”过渡，一批反映“四清运动”、“反右倾斗争”、“大跃进运动”、“反右运动”以及“土改运动”的问题与失误的作品接连问世，由过去的仅仅着眼于批判“十年浩劫”和“四人帮”的种种肆虐及其危害上溯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和封建主义余毒的种种非人的观念的揭示，一股强劲的人道主义的文学潮流向人们扑面而来。诗歌创作，更以关注和寻求社会中的“自我”和表现“自我”的悲苦与失落，与传统诗歌的审美意向明显分离。戏剧、电影等艺术门类，也相继出现以自身的种种特性和潜能开拓新的生活生面的追

求与探索。理论批评领域中，还以现实主义问题、人性与人道主义问题、借鉴西方现代派问题、文艺的领导方式和体制改革等讨论，既对人们已有的认识予以多方面的深化，又促使人们对更多的文艺理论问题重新思考和重新探求。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主义只是叙事文学之一种手法和样式，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反映生活不一定要编排故事和刻画人物，写人也不一定只描画性格，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有自己的人性、人道主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技法可以在分析、批判中加以借鉴，艺术的发展也在于形式的演进等一系列的文艺观点相继发表出来，对过去在这些问题上的传统看法形成了连续性的冲击。这一时期，是文学观念的松动期和蜕变期。

第三个阶段，是1984年底至今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文学观念在大裂变和多样化中，表现出本体的觉醒和凸现，即切合着对社会本体——人的认识的深化，把文学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产物，肆意开掘文学自身的美学潜能，寻求人对文学的深层而内在地把握。它的几个鲜明标志是：文学理论批评中，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论”的提出及其所引起的讨论，围绕着文学本体问题对于文学的本质、特征的重新思考，“新方法论”热潮的兴起以及对观